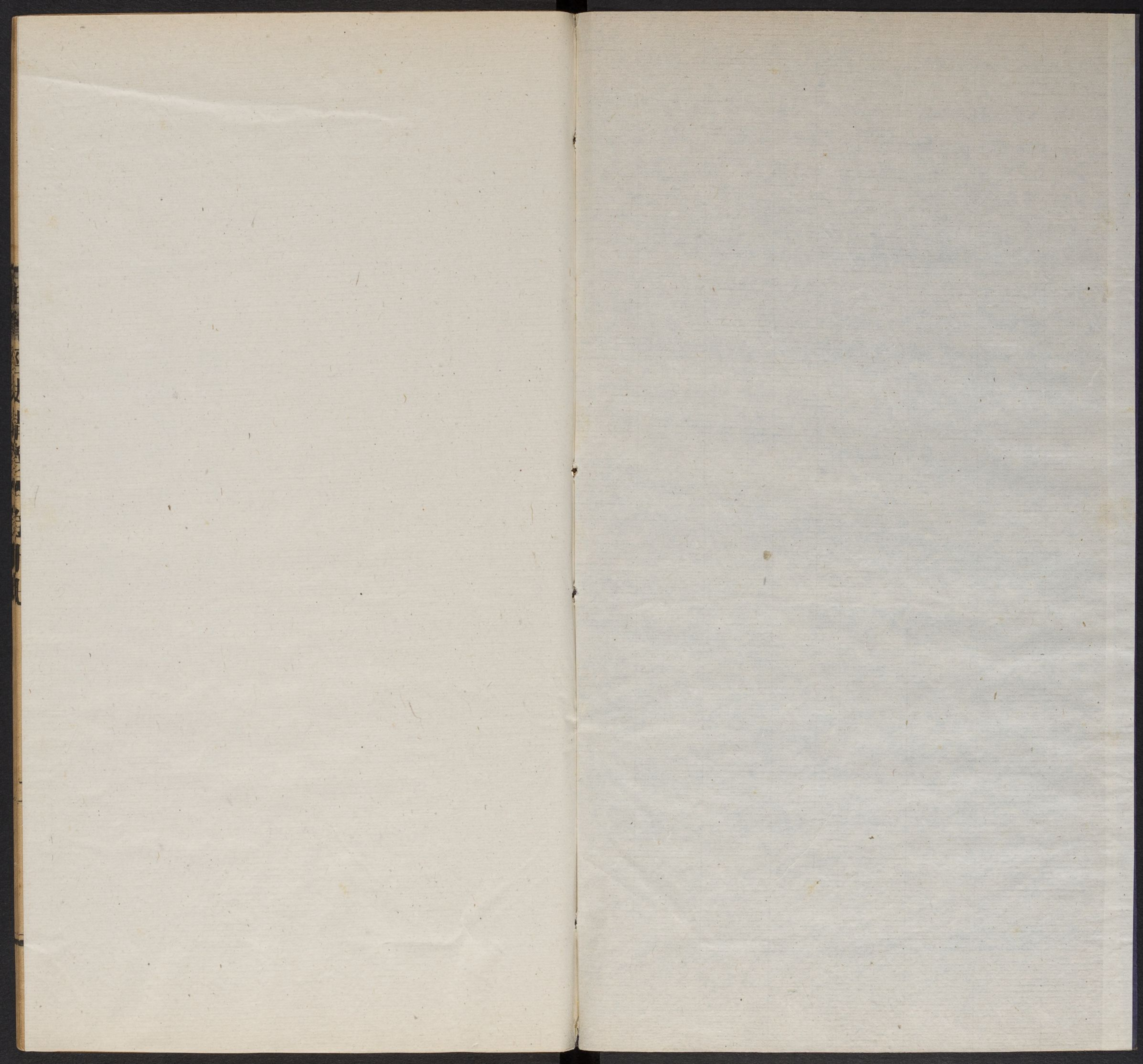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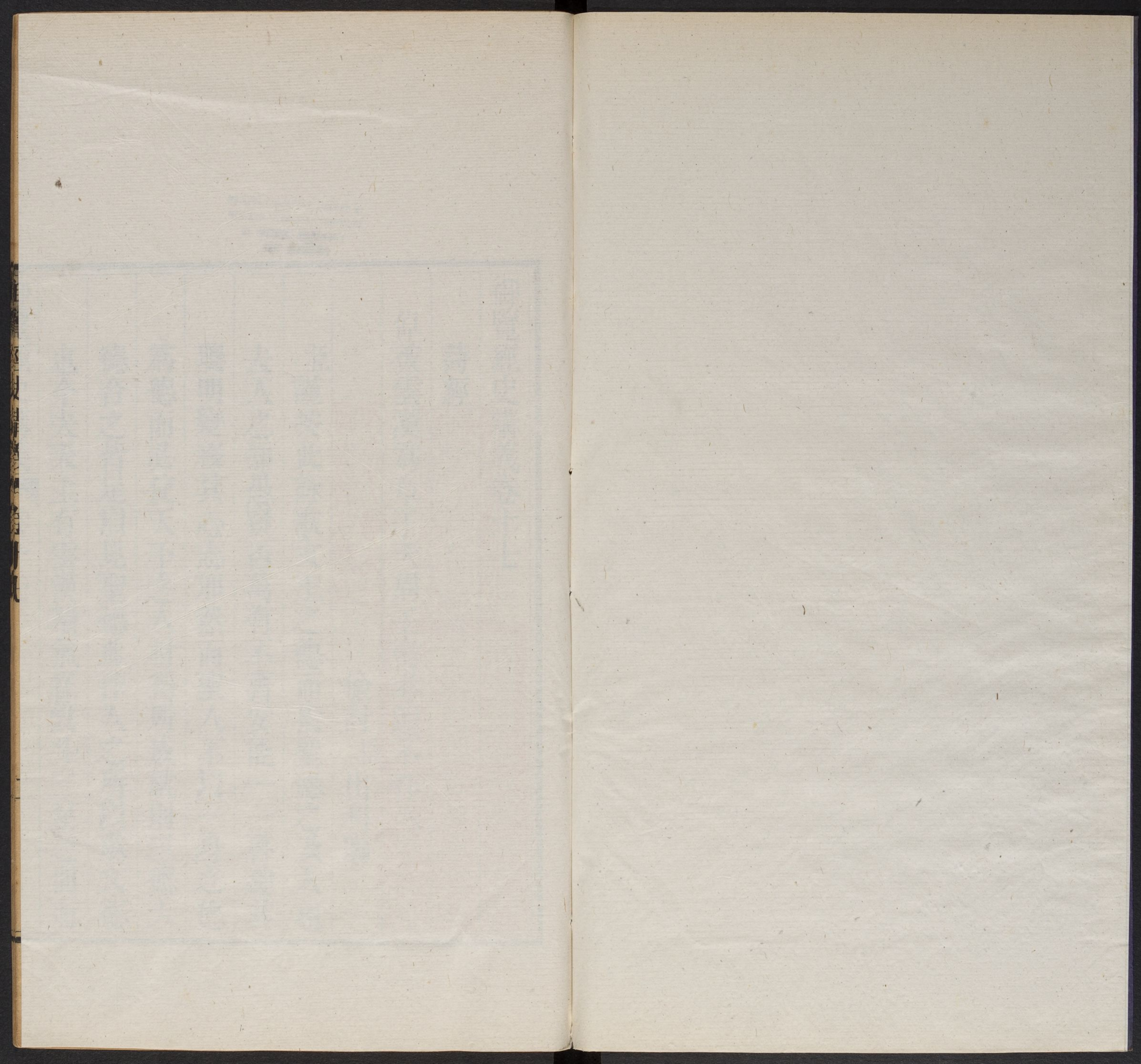
7154/4434

17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9 1950

御覽經史講義卷十七

詩經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檢討臣出科聯

臣謹按此詠歌文王之德而指聖德之及人也
夫人之知愚賢否萬有不齊安能一一啓迪其
聰明變移其心志耶然而聖人不以一身之德
為德而必使天下之人材得所成就則三德六
德合之皆足以見聖德此作人之所以歌文德
也今夫天上有雲漢積氣在箕斗二星之間而

天文以昭聖人享祚綿久積德於緝熙敬止之內而人文以萃其致一也顧考文王當日三分天下才有其二風聲則仁暴雜施習俗則淑慝異路竊疑其教化之多扞格然而文王以亶亶之德薰蒸浸灌故一時疏附先後奔走禦侮無不各得其人雖肅肅兗且皆干城好仇况乎以聖人之德履九五之位其作人之盛不與在天雲漢彰彰明哉嘗因是求之天下未嘗無才也惟人主有以作之槃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作之以觀感也洗金必以鹹刻玉必以酥作之以

造就也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作之在駕馭也貞觀之朝勵精圖治當時君明臣良而裴矩之佞於隋者亦忠於唐祥符之世崇信邪說當時一倡百和卽王旦之謬諤於前者旋且依阿於後宋臣楊時有言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循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孚實用豈獨其時使然哉亦上所以作之者異耳夫作之之道非一朝一夕之故必需以歲月漸以教化然後耳濡目染咸鼓舞於不

自知其在天也金水之精積而雲漢爲章聖人
之久道化成以甄陶一世之人才亦若是而已
思齊之詠文王也曰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此文
王作人之實也清廟之詩又曰秉文之德夫多
士自修其德而反曰文德不可見聖德之及人
者深而作人之雅化足以立極千古也哉

詩經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檢討臣張鵬翀

朱子曰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勉勉猶
言不已也凡網罟張之爲綱理之爲紀追之琢
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則所以美
其質者至矣勉勉我王則所以綱紀乎四方者
至矣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
人自歸之又語錄云四方皆在他綫索內故牽
着便動也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臣謹按朱子云文王性與天合乃生知之大聖
又言文王之聖與堯舜一般固所謂不思不勉
從容中道者已乃詩之咏文王者曰亶亶曰翼
翼而此詩又言勉勉若不容有一息之或間者
何與臣嘗誦而繹之以爲追琢金玉者聖德之
純也綱紀四方者王道之備也而勉勉不已者
一敬之貫徹乎始終表裏而爲天德王道之總
會者也蓋人心之危而道心之微雖上哲不能
無人心故書有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
之言且人主一心而引之者百端無論聲色嗜

好卽意念之萌稍有所向則投間抵隙不自知
其浸淫而入矣故以文王之聖而勉勉不已未
嘗有瞬息之或間是以緝熙敬止而爲萬世法
也詩所謂無畔援無欣羨不顯亦臨無斁亦保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者盡之矣臣嘗推論文王
之聖所以極乎追琢金玉之美而爲綱紀四方
之本者不獨德極其盛遇亦曠古獨隆王季作
於前武周述於後而復有思齊之聖母嗣音之
聖后爲之養成贊助於其內故自雝宮肅廟以
達於邦國之遠皆其盛德之積厚而流雖不敢

盤游不遑暇食而未嘗無靈臺靈沼之樂琴瑟
鐘鼓之娛內而樛木螽斯宮闈化洽外而薪樵
棫樸多士景從鳳鳥和鳴騶虞叶應其德遇之
盛感被之深若此而皆自勉勉之一心操之宜
乎四方之懷德畏威無不就其綱紀也至其綱
紀四方之實政雖不可悉考如書所稱明德慎
罰惠鮮懷保孟子所稱發政施仁必先勞獨制
田樹畜善養老者足以該之而視民如傷望道
未見尤其心法之純統乎天德王道之全者也
臣竊謂爲治之不可無綱紀也微獨三古卽漢

唐以來亦未有舍此而可以治天下者朱子謂
漢大綱正唐萬目張宋大綱正萬目亦不盡張
蓋綱紀雖具而爲治之本不能如聖人之純亦
不已則必有偏而不舉之處而天下之弊卽乘
之尙寬者必流爲姑息尙嚴者必入於苛急蓋
寬者爲政之大體而姑息非寬適足以壞寬法
制禁令不得不嚴而施之過當操之過急徒足
以滋擾而無益其弊皆由於綱紀之不肅民無
定志以至寬猛雜施慢殘交困而文武之道所
爲一張一弛者不如是也我

御覽經史考卷十一
皇上德盛遇隆洵可媲美成周而薄海內外聲教四
訖視岐豐之化行一隅固宜不足爲比然臣竊
仰見我

皇上聖不自聖之心安益求安之治則所謂追琢金
玉勉勉不已之功固必期至於堯舜而後止而
所謂綱紀四方者尤願日加之意焉當今憲章
完具而奉行不免懈弛德澤日加而寬厚或誤
爲姑息游惰衆而生養益難獄訟繁而盜賊滋
熾誠使紀綱法度截然而不可犯則倖免者息
心偷惰者滌慮寬大之意自流於恪恭震動之

中重農桑以殖衣食除奸宄以安善良大端不
越數事每歲責成大吏核實考課不過一二條
必求實效毋取具文數年之內紀綱備舉黜陟
嚴明漸摩既久自然淪浹純王之治不難比隆
若但隨時補苴逐事匡救縱有良法美意雜然
並行奉行文書徒掛牆壁朝更暮改徒滋怠玩
必致互相蒙蔽政以賄成恐非所以綱紀四方
之道也然則先儒所謂有天德乃可行王道如
文王之勉勉不已則四方雖遠日在運量之中
正朱子所謂牽着便動者寧有偏而不舉寬猛

徐賢經史詩義 卷十一
雜施之弊乎臣更有進焉者天德王道要在慎
獨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崇高富貴之難處有甚
於貧賤憂戚者此堯舜所以戰戰栗栗日慎一
日惕然於人心道心之危微而以一敬爲之樞
要也

詩經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檢討臣傅隆阿

元許謙曰此言文王之德之純也文之見乎外
者固若金玉之追琢質之存乎中者則實金玉
也表裏如一豈致飾於外而已故勉勉其德之
我王能綱紀乎四方也

臣謹按帝王之所以爲治卽帝王之所以爲學
而帝王之所以爲學亦曰敬而已矣蓋敬則無
間故自內及外表裏如一也敬則無息故自始

至終後先罔斁也人見總攬萬方紀綱大政以爲此帝王之治也而不知實本於學人見夙夜黽勉不敢荒寧以爲此帝王之學也而不知總歸於敬此棫樸之詩所以於文王得人之盛推本其敬德之純而以追琢金玉興我王之勉勉也夫以文王之德而言則徽柔懿恭惠鮮懷保方且不聞亦式不諫亦入矣此固天姿粹美不假修爲者若論其得人之盛則有疏附有先後有奔奏有禦侮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卽端拱無爲亦坐致海隅寧謐矣又何須勉勉哉而不

知聖人之質雖處於生安而聖人之心自昭其嚴翼故其敬之在於一身者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何勉勉也而無然畔援無然歆羨則爲一身之綱紀矣敬之在於一家者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何勉勉也而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爲一家之綱紀矣敬之在於國與天下者不敢自暇自逸以成康功田功何勉勉也而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則爲國與天下之綱紀矣然則敬也者爲學之本卽出治之本也自堯舜禹湯以迄文王所謂憂勤惕厲以爲傳心之要者此耳許謙因

文王得人之盛推本於敬德之純誠見夫張之
為綱理之為紀者胥於是出矣信乎帝王所以
為治即帝王所以為學歟

文王得人之盛推本於敬德之純誠見夫張之
為綱理之為紀者胥於是出矣信乎帝王所以
為治即帝王所以為學歟

詩經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編修 臣 邵齊燾

毛萇傳相質也孔疏引王肅云以興文王聖德
其文如彫琢矣其質如金玉矣

鄭元箋相視也猶觀視也追琢玉使成文章喻
文王為政先以心研精合於禮義然後施之萬
民視而觀之其好而樂之如覩金玉然言其政
可樂也

臣 謹按此詩毛鄭異解孔穎達謂箋之所以易

傳者以上言作人下言綱紀皆是政教之事則此亦述政教矣聖人體自生知性與道合不當於此輒譽文王美質故易之由傳言之則是觀追琢之文而知其有金玉之質苟非實有是質卽不能成其文蓋重乎其有金玉之質也由箋言之則是有追琢之功然後成金玉之觀苟其功有未極則其觀亦不光蓋重乎其有追琢之功也夫謂聖人本有其美質而後能修飾以成文章此其理固然然此特就其自然之文質而譽之耳若夫鄭氏之說則以聖人之於政教其

專精殫慮必如良工之治寶器使觀之者莫不欣喜樂觀而知其可貴此則舉聖人研辨義理之精思與萬民舞蹈德化之氣象皆可紬繹而得其意焉較而論之箋義爲尤長矣夫聖人修身治民之道未有不由研精義理而得之者蓋義理之爲數最爲深微而謹嚴聖人之用心獨能密緻而詳盡其研之也至周至悉故其施之也至精至當此卽中庸擇善之功虞書執中之事也夫然後粲然成文萬物樂觀此卽所謂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者也今夫金玉之爲物

其精純也無纖芥之雜其粹美也無毫髮之疵
而非有良工者為之磨礪攻錯彫文刻鏤亦安
能成其寶器而示人以可貴哉以此知詩人比
物連類蓋不獨歎美之詞實有推本之論焉且
不特此詩也夫淇澳之詩始之以如切如磋如
琢如磨言學問自修精而益精也其諸追琢其
章之謂歟終之以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言盛德
至善其光有耀也其諸金玉其相之謂歟

詩經

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監察御史 臣 胡寶琮

臣謹按治天下之道必本乎君德之純惟懋修
在上純而無間則緝熙光明內外皆主於敬而
所以維繫乎人心者雖以四方之大其趨向之
誠莫不共在昉矇之中而連而相屬矣棧樸之
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集傳云勉勉猶言不
已也黃佐曰勉勉卽是敬兼內外而言內外皆
主乎敬則所以修己者在斯所以治人者在斯

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矣故其首章曰濟濟辟王
言敬德之見乎外也此章曰勉勉我王言敬德
之存於中也蓋文王翼翼小心亶亶不已是以
雖離在宮肅肅在廟無時不敬卽無時不勉易
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文王之謂也夫以
生知之聖其聰明天亶萬倍衆人而又加之以
學問則其嚴恭寅畏之心鼓舞一世而有餘此
雲漢作人聖人所以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
其曰晷不遑之治統括六合而無遺此追琢金
玉聖人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也誠如是則

功愈純而業愈廣者本一敬以該乎天下卽合
天下而聯以一敬其綱紀四方皆由於勉勉也
蓋治道之隆張之爲綱總而舉之使之皆有所
統而無所遺理之爲紀詳而整之使之各有連
屬而無所紊當是時聖德高深清和成理上方
慎修思永下則天下歸仁此推行之廣也致治
之盛也而我王則勉之又勉不以此而稍自暇
逸也王栢曰維持天下之功如此其大只收在
勉勉於此可知人君所以端治化之源而操撫
御之柄者惟在乎主敬作所也然則勉勉我王

其日新之謂盛德乎綱紀四方其富有之謂大業乎單心宥密深於宵旰之勤時幾交勅常凜怠荒之戒而東西南北無思不服海隅日出罔不率俾其不言而信不令而從者人心之一道同風主德之純亦不已也堯曰欽明光被四表舜曰溫恭四方風動禹曰祗台聲教四訖湯曰聖敬肇域四海武曰執競周道四達唐虞三代聖帝明王所以綱紀天下者皆謂之勉勉可也君德之純其致治之本歟

詩經

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監察御史臣柴潮生

臣謹按君心爲萬事之根本凡紀綱之大小無不受成於此常以毋不敬爲主則氣質清明義理昭著視天下之事脉絡條理灼焉分明舉而措之無不曲當故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勉勉者不已之意卽不已其敬也綱紀四方者以是心而推之大綱小紀必知明處當而六服羣辟罔不承式也夫以文王之至聖其所以經理

四方實不大聲色而自臻上理而詩顧歸之勉
勉若實用其力者蓋聖心之睿知聰明雖首出
乎庶物而其惕天命畏民出之至意實無刻而
稍釋於懷惟善知聖者能知其德之安安亦惟
善知聖者能知其心之勉勉詩曰小心翼翼又
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書曰文王卑服卽康功
田功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惟
其戰兢惕厲出於自然而無始終久暫之別非
若大賢以下之人過而後能改絕而後能續是
文王之勉勉卽爲生知安行之至非真不加思

議而自動與天符也今夫盂水可奉而志難持
六馬可調而氣難御雖以上聖不得不戒慎於
其間在堯舜爲精一執中在禹爲祇台德先克
艱厥后在湯與武王則爲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以敬勝怠以義勝欲皆與勉勉之言相表裏蓋
敬者列聖相傳之心法而勉勉卽主敬之純心
棧樸之詠歌文王以金玉追琢之躬啓雅化作
人之盛而歸功於此可謂得聖學之本矣後世
學文王之學者莊敬日強以植其基至誠無息
以要其極則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前聖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七
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必由此始矣

詩經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監察御史 臣 張漢

臣謹按是詩小序云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故有是作朱子則謂君子卽文王連前後數章意推之亦以咏歌文王之德鳶飛魚躍鄭康成謂鳶者鷓類鳥貪惡者飛至于天喻惡人遠去不爲民害魚躍于淵喻民喜得所抱朴子則謂鳶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超飛不用力亦如魚躍

怡然自得不知其所以然朱子集註主其說謂
鳶魚順化於天淵各得其所文王化成於天下
莫測其妙是以鳶魚與君子飛躍與作人道固
有取爾也鄭康成訓遐爲遠訓作人曰遠不作
人者其政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之義朱
子則訓遐爲何訓作爲振作謂豈弟君子何不
作人乎言其必作人之意也今夫人與物之並
生於天地也有各得之性焉鳶吾知其能飛也
而不自飛也有飛者有飛飛者魚吾知其能躍
也而不自躍也有躍者有躍躍者夫非有所作

而致其情也若夫人則上不在天下不在淵貌
焉中處者也而有聖人焉使之而後變則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由關雎麟趾之意
及於有德有造之流固皆遷善而不知而化行
俗美人才衆多卽兕冒之野人亦有干城腹心
之譽則待文王而興亦不失爲豪傑之士也不
恍然一鳶魚飛躍之象在其目中乎乃子思引
之以言道則又曰言其上下察也爲此詩者其
知道乎竊由程子喫緊爲人活潑潑地之言一
致思焉本天親上本地親下又有言不盡意者

引而不發躍如也按子思引詩言文王之德之
純卽天之所以不已然則飛于天者不獨鳶可
以悟覆物之道躍于淵者不獨魚可以悟載物
之道且豈弟君子作人尤出於壽考久道而化
成又可以悟成物之道如此者豈必見而章動
而變而爲而成乎哉於是想文王之德之純正
浩浩其天淵淵其淵也中庸言至誠所以專舉
一文王乎抑聞詩人之於君有頌有規旱麓之
詩戾于天而躍于淵王國之克生王心之所以
寧也叅以小雅鶴鳴之章聞于天而潛于淵者

詩人之誨宣王欲求賢於未仕也亦欲儀刑文
王以作人哉

詩經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妣嗣
徽音則百斯男

編修 臣吳紱

孔氏穎達曰作思齊詩者言文王所以得聖由其
聖母所生文王固天性為聖亦由母有聖德故
歌詠其母言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

朱子曰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曰此
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於周姜而稱
其為周室之婦至於大妣又能繼其美德之音

而子孫衆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
妃所以助之者深也

臣謹按聖人之生代天宣化爲人神之主而躋
一世於仁壽平康之域故天之生之也恒不偶
然此思齊之詩所以歌詠文王之德而必推本
於大任之爲聖母也周家自后稷以來積功累
仁世有令緒至於文王其德彌至其命維新文
王大明棫樸旱麓諸篇言之詳矣曰亶亶曰穆
穆曰小心翼翼反覆讚美鋪張揚厲要不外乎
緝熙敬止之一言然則敬也者豈非文王之所

以爲文者哉詩人則曰是德也蓋自其母而已
然矣故首歌之曰思齊齊者言乎其莊敬也孔
子之繫易也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爲義之
體義爲敬之用大任有思齊之德則言敬而義
在其中矣曰文王之母者明乎非是母不能生
是子也大姜爲大王之妃助大王以興岐周之
業皇矣之詩所云天立厥配者也大任實能媚
而愛之而稱爲京室之婦以莊敬而事其姑孝
莫隆焉詩之歌大任也曰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劉向以爲端一誠莊是其德也蓋卽思齊之意

而推之也以莊敬而相其夫順莫大焉及其娠
文王也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
不出非禮之言生文王而明聖有由然矣劉向
以爲胎教是也要其致謹於視聽話言之間者
秉持有素習慣自然非強於一時也特至是而
尤加飭毖焉耳教之以一而識百固文王之睿
知夙成哉大任之教抑可見矣莊敬以豫教其
子慈莫篤焉是則大任之德無善不備而總以
莊敬爲之本也文王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敬
之至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敬而行之以義也

此其生而知之安而行之者而豈非聖母思齊
之德有以毓之於載育之始而教之於降生之
後者乎至當之德旣隆百順之福斯備大姒嗣
其徽音則端一誠莊又克繼焉至德薰蒸太和
翔洽天錫純嘏多壽遐齡而麟趾螽斯至於百
男之衆厥後子孫千億宜君宜王綿奕世於無
疆胥四海而仁壽信乎聖母聖子聖君聖后莊
敬之德積之深而發之遠也夫

詩經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編修臣王居正

嚴粲曰此章言純亦不已也文王之誠一也在宮則和在廟則敬隨所寓而形見也不顯之處人所不見而亦若有所臨洋洋乎如在其上也無射之時踐履已熟而亦自保守悠久無間也臣謹按思齊一詩文王德盛化神內聖外王之全體也首章推本聖德之助而次卽及其德化之隆當是時神人胥協家邦同孚齊治之道於

此焉著協和之風於此焉溥可不謂德之盛而
化之神歟顧聖人者神人之主而君德者又其
所以協神人和上下握建極綏猷之本於一心
者也蓋德非可假顯之在倫常日用之地德不
容間微之在暗室屋漏之中而思齊之三章若
爲文王曲傳之曰在宮在廟槩其地也曰雝雝
肅肅著其美也曰亦臨亦保正不顯之實功而
無射之極致也隨其地而得時中之妙純乎天
而無幾微之間德如是至矣盡矣茂以加矣文
王之所以德協幽明而化及家邦者其在斯乎

抑嘗聞之聖人之德一而已一者誠也敬者又
求誠之本而入聖之基也故大學中庸挈歷聖
授受之心法而歸於誠敬釋明新之至善則以
文王之緝熙敬止爲宗論至誠之不息則以文
王之純亦不已爲極可知緝熙敬止正文王純
亦不已之全體也而詩人乃以雝雝肅肅對舉
朱子又以和敬分屬二者是豈誠之外又有一
敬而敬之外又有一和乎蓋一念不放自念念
皆實敬則無不誠也道心常存自天君常泰敬
則無不和也敬與誠殊途而同歸和與敬異用

御覽經史詩義 卷十七
而同體觀中庸首章詳言戒懼慎獨而終之以
致和至朱子又暢發其旨曰自謹獨而精之以
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
和而萬物育可見和由敬而出非離敬以爲和
也且朱子旣以和敬分屬雖肅而又曰觀文王
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
見敬只是如此則和與敬之異用而同體不益
信哉然則人主建位育中和之極而思以媲美
乎二帝三王非敬其奚由哉是故恩威刑賞之
用其中而辨名定志別嫌明微則禮達分定而

雖雖者不獨在宮矣聲色貨利之絕其萌而敬
天尊祖節用愛人則表正影直而肅肅者不僅
在廟矣且也體欽明之德而謹小慎微凜無逸
之訓以持盈保泰密其功於不覩不聞嚴其防
於莫見莫顯則臨保深而顯微一致無斁永久
矣審若是是卽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
湯之日躋文王不已之意也易之乾乾書之精
一詩之於穆記之不息之旨也而天德王道一
以貫之矣關雎麟趾之化其不可坐而觀成哉

以質之矣關孤離世之非其不可必而歸歟
一詩之效野豈之不息之計也而天歸玉登一
幾之口制文王不己之意也易之彈彈書之辭
矣審其是也則美之誠誠教之榮榮謂之好好
外莫與其臨臨細細於聚而歸歸一庭無得來入
之臨以林益於榮其也外不歸不歸其也
亦而矣且也歸為國之德而歸小海遊樂無
天尊臨臨風愛人懷表正也而歸也歸也歸也
歸也歸不歸也歸也歸也歸也歸也歸也歸也

詩經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監察御史 臣 朱鳳英

朱子曰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
之中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雖
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其純亦不已蓋如是

臣謹按此章言文王之德之純一天道之自然
不待勉而能者也維天於穆不已時行物生在
在皆天而不見其運量之迹維聖純於天道亦
不已作止語默在在皆性而渾忘於嚴翼之神

御覽經史詩書 卷十一
配易簡於知能而聲色俱泯體生成於廣大而
上下同符聖心之合德於天者一誠之相爲無
間而已矣今試卽詩之詠文王者繹之天倫人
紀本一體之條貫故恩明誼美而至情生焉擬
曰雝雝和之至也蓋自寢門侍膳以至睢麟起
化之原無一非纏綿篤摯之思矣上下神人本
一理之昭假故愾聞僂見而明信孚焉擬曰肅
肅敬之至也蓋自惠于宗公以至昭事上帝之
典無一非嚴威儼懋之忱矣夫是敬與和也陽
舒陰肅而禮樂備仁昭義立而天地官由是而

端冕垂裳凝旒綴黻百爲未起之初是不顯也
而上顧天命下視民品長若有所臨焉而緝熙
敬止之心益以密矣由是而日昃弗遑康田恐
後志氣如神之始本無射也而不動而敬不言
而信長思有所保焉而求寧觀成之志益以切
矣詩之贊文王者如此是知道莫貴於法天學
莫先於知性性者萬物一原天人一體貫古今
而無殊極須臾而罔間者也知性則知天而高
下散殊同流合化而合敬同愛之道得矣元德
統天乾行不息而大中至正之模立矣而文王

御覽經史詩書 卷十一
以法天之心存之爲亶亶之令德而實以盡性
之學密之爲翼翼之小心故曰誠也詩之贊文
王者屢本諸天以爲言蓋因其理之同而詞遂
不能獨異也而推本於性則見天於文亦見文
於天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型文王萬邦
作孚此文王以盡性之學繼天而立極也夫

詩經

不諫亦入

編修 臣 王居正

臣謹按傳說之告高宗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
則聖伊尹之美成湯亦曰從諫弗咈可知自古
賢聖之君蓋未有不以納諫爲孜孜者卽以文
王論緝熙敬止者其德望道未見者其心兢兢
業業未嘗一念少自暇逸豈曰吾之動靜語默
俱已優入聖域而無事臣工之贊襄哉乃詩人
之美文王則曰不諫亦入果何謂耶先儒謂文

王之德已底於至善不思不勉從容中道故雖
無諫諍之者亦未嘗不入於善傳所謂性與天
合是也竊以爲文王之德誠如是其純也詩之
所以美其先王者誠如是其不誣也而文王之
心究不如是夫文王之心固惟恐已之不入且
惟恐人之不諫耳不然舜禹亦大聖人也邇言
則察昌言則拜喜起之朝時聞吁咈文固合德
於舜禹者而有弗先後同揆也哉故曰此詩人
之美其先德而非文王之心也然而文王之心
亦從可識矣今夫人主之一言一行動關天下

之安危民生之休戚使必待諫而後入則夫諫
所不及遂可任其戲渝耶且卽從諫如流人君
受聽言之美名而事之所不及諫與夫諫矣而
不克匡救匡救矣而天下已受其損者又豈少
哉是故惟恐人之不諫而莫聞其失此文王虛
受之心也人所易知惕於不諫之地而獨致其
慎此正文王不已之純也人所難窺樂人之諫
則可諫者自稀恐已之不入故不諫而亦入此
文王之德之所以光大而隨地咸宜歟且夫師
古者取法乎上進德者立基於實存文王望道

未見之心致文王不諫亦入之誠廓然大公物
來順應而上下之情通矣此諫而入者之所以
聖也靜存動察戒懼慎獨而位育之基立矣此
不諫而入者之聖之所以純也通乎詩人之意
而深體乎文王之所以爲文者則知詩書之旨
各有所屬而其有裨於聖學則固殊途而同歸
也歟

詩經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

編修 臣 陸嘉穎

臣 謹按人材之盛與君心相感通者也當周文
王之時多士聿興教化翔洽大雅諸篇類皆詠
歌聖德而一則曰遐不作人再則曰遐不作人
何其言之重辭之複也思齊之末章更進而切
言之以推其潛移默化之原先儒所謂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備焉者信不誣矣蓋嘗取
其詞繹之曰成人曰小子盡乎人之類曰有德

禮記卷之十一
曰有造盡乎作之方以棫樸之壽考參觀之優
裕中有嚴密之義以旱麓之豈弟參觀之樂易
中有不息之強曰無斃者敬之謂也敬德之本
也不曰斯士譽髦而曰譽髦斯士明乎敬之所
積者厚則德之所被者廣詩何善言古之人若
是夫是詩也成王時之詩也緝熙敬止之德惟
周公親見之故能極言之雖其時官禮未備而
上庠下庠之制有虞氏以來未之改也商末之
世士氣卑弱右學左學之分徒視爲具文文王
起而振興之凡二十而冠入大學八歲入小學

其中節目之周詳或德成而上或藝成而下莫
不樂就其範圍所謂怙西土而光四方者孰大
於此周公作雅詩以昭德作周禮以立政其體
則異其旨則同大司徒之設亦猶行文王之志
也要之賢才視乎國運教思啓於皇衷觀我乃
以觀民成已卽以成物呂祖謙曰聖人流澤萬
世者莫大於作人當成王時詩所言成人小子
皆周之楨矣豈徒四友十亂爲後世所指名而
已哉此又詩人覽斯士之衆多追古人之盛德
而流連慨想於無窮也

而於數則然其推陳出新
曰若此又當入實漢士之眾多故古人之盛衰
皆風之跡矣豈我四文十猶然於世也哉
世者莫大於此入當知王制精微言如人小千
以雖只如日响以如神呂師精曰聖人成教萬
世要之寶本應平因數變思極極效皇史應知代
限異其言四同大實其之楚亦能言文王之志
然此風公非都者以深察非同類以立其其
不樂其其強固也而西士而次四文亦其大
其中消日之風非其意也而土如楚也而不莫

詩經

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給事中 臣 衛廷璞

臣謹按歷代學制莫備於周而其建學所自則
於此詩見之古者教必兼養程子曰有弦歌以
養其耳有干羽以養其血氣有禮義以養其心
如此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是故自有虞之世
司徒與典樂之官並設周禮春官既有大小司
徒矣而於大司樂則又曰掌成均之法以治建
國之學政樂之重也彰彰如是此詩虞業維樅

二語呂祖謙雖曰文王之民樂文王有鐘鼓之樂而實卽辟廡所以爲教也於論鼓鐘朱子訓論爲倫卽書無相奪倫之義樂有倫理斯聽者有以平其心焉故其教不肅而成也辟廡者賈逵以爲周人本成均之舊式又云三代天子學總曰辟廡按董仲舒曰五帝名太學曰成均周以辟廡爲太學則謂爲本成均舊式是矣而以辟廡爲三代天子學之總名則未有可據蓋見於經者夏后氏太學爲東序殷爲右學皆不名爲辟廡張子曰辟廡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文

王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斯言足訂賈氏之誤矣他若項安世枝江學記所稱天子之學謂之辟廡班朝布令則以爲明堂同律候氣則以爲靈臺混三者而一之此又沿蔡邕舊說不可爲典要也至辟廡取名之義先儒箋注不一而尤可異者胡寅則直謂辟廡非學後人已詳辯之茲不具論而求其訓釋之最精者惟朱子援振鷺之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謂雝澤也水旋邱如璧而其學卽所謂澤宮也又據蘇軾引莊周言文王有辟廡之樂遂以辟廡亦爲樂

名而曰古人以樂教胄子樂以學而得名尤與
此詩意合夫樂之爲教優游涵養鼓舞動盪有
以深入乎人心故此詩美辟靡以於樂也觀此
而周初所以成材者豈小補云乎

詩經

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監察御史

臣周禮

臣謹按王者之御天下莫不以敬天法祖爲大
端而總本於至誠無息之一心人君能存此心
而不放斯有以盡敬天法祖之實而至德所孚
天下顒顒焉託命於上無思不服而久安長治
之規成焉固非緣飾之術驩虞之功所可同也
若詩之稱武王足法已周自太王王季文王以
來世有聖哲積功累仁施及百姓其明聖顯懿

之德深仁厚澤之施久已上洽乎天心而下孚乎民望武王以執競之德承之繼志述事集大命於厥躬使三后之世德永觀厥成此丕承之烈所以傳美於百世也今由詩言繹之其曰世德作求非法祖之謂乎一代之興其創業垂統在於祖宗其紹聞衣德在於孫子在祖宗艱難締造積德以佑啟後人亦望世世守之以益篤乃祐而後嗣罔克纘承荒墜先澤祖宗以殷憂而開之子孫以逸豫而失之若夏商之季可太息也武王以恪共之心敦繼緒之事夙夜孜孜

不敢荒寧且所求者惟世德而不徒在法制禁令之迹宜其成配京之大烈與夫世德與天命無二理也世德皆實心所形著而天命一實理之流行故法祖卽所以敬天求世德與配命無二事也特恐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以一出入之心而爲或作或輟之事斯無以成王者之大信耳若永言配命則終始惟一也鉅細罔間也體上帝監觀求莫之心而經久弗渝凡所以存心而行政者無不協乎天理之正而合乎人心之公則王者之德著於下而天下之心應

乎上孰不天地尊之而父母親之也哉其成王之孚有以也蓋於穆不已者上天之命而至誠無息者聖人之心心易放而難存者也兢業一息之稍弛卽以隳全體之純粹而無以孚天下之心故書曰慎厥身修思永良以乾惕貴其有恒而精勤期於無斁爾武王惟以作求者配命而至德純於無間故以成孚者配京而不基奠於萬年然則敬天法祖設誠於內而致行之洵萬邦作孚之本也歟

詩經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修撰臣于敏中

朱子集傳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

臣謹按一代興王之業必有世德之相承基之於前聖德之凝命成之於後用能享國長久臻致太平要未有不以法祖敬天爲勤勤者周之王業肇於后稷艱難締造忠厚開基家法相傳孝思弗替形於雅頌者可考也正雅諸篇大抵

御覽經史詩言 卷一
受釐陳戒之辭往往推原天命上述祖德纏綿
懇摯稱頌再三猗歟休哉此其所以爲盛德之
隆乎迄今取其詩而讀之文王棫樸旱麓靈臺
皆詠歌文王之德皇矣大明則美文王而推本
王季之篤慶文王有聲則美文王而兼及武王
之詒謀於綿則述太王肇基王迹之原於篤公
劉則陳公劉建國君民之始於生民則更詳履
武發祥受天明命有邰家室之初而下武一篇
則專言武王纘緒垂統上繼積德累仁之業下
開卜年卜世之長周家一代之規模實於是乎

備焉其首章曰世有哲王三后在天言先緒之
所從來已久而三后之精神上與天合也二章
曰世德作求永言配命言武王所求者皆先世
之德故能長配天命有天下而傳無窮也三章
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言武王心純乎孝而民
信之亦莫不興起於孝所謂德教加于百姓刑
于四海也四章曰永言孝思昭哉嗣服言武王
永念孝思而不忘昭昭然能嗣其先世之事也
至五章曰昭茲來許則又言武王之信大孝
極於光明足以福及後世故卽承之以繩其祖

武繩之爲言繼也欲來許之繼續而不已也武王本善繼善述之孝又有常永無間之誠上合天理下孚人心故後世之法之者亦當以武王之心爲心以武王之政爲政施之於外無一事之不合焉無一物之不周焉存之於中無一時之或懈焉無一念之或忘焉兢兢業業日慎一日夫是之謂能繼也夫是之謂能繩其祖武也乃極之以於萬斯年受天之祐斯言也豈惟是善頌善禱已哉蓋自帝省其山作邦作對以來天之篤周者厚矣至武王大勳旣集天眷式憑

白魚赤烏之祥再見叠至明乎武王之德一天之德故法武王卽所以法天而天祐武王因并佑法武王者萬年受祐理固不爽有以知德在是福亦在是也惟其受天之祐因以四方來賀不遐有佐終焉爲此詩者又何其徵於天驗於人而反覆詠歎之也臣由是而知有周君臣之殷勤勸勉者初不必遠稽唐虞上引夏商第敷揚本朝之世德舉而歸之於天如旣醉言孝子不匱申之以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假樂言干祿百福終之以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亦足與此詩

相發明矣至於功成治定美盛德之形容告於
神明頌聲乃作頌也者顯祖業因以美當時也
其編次亦與雅詩相類是故自清廟以至我將
類多尊崇文武而天作則兼溯太王思文則遠
追后稷又附以時邁諸詩於是乎敬天法祖勤
民一以貫之而治道大備若夫祭以受福而必
曰曾孫篤之曰子孫保之曰儀式型文王之典
曰繼序思不忘其於繩武之意益深切著明矣
宜其丕基永奠受福無疆繼繼繩繩聲施爛然
而流譽天下萬世也哉

詩經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
之自天申之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
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
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
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
暨

編修臣王峻

詩序假樂嘉成王也

朱子曰疑此卽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也

劉瑾曰首章之言乃一詩之大旨二章之不愆不忘三章之威儀德音所以為顯顯令德也三章四方之綱四章之綱之紀而民之攸暨所以宜民也三章之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四章燕及朋友媚于天子所以宜人也至於二章之千祿百福子孫千億三章之受福無疆又皆所謂受祿于天而自天申之也

臣謹按成周之世太和翔洽正君臣交泰之時此詩所言皆保泰之道令德為致治之本必秉聰明首出之資具仁義禮智之德然後足以統

臣民而為元后以是德而治民則能教養兼施以是德而用人則能舉措各當民人咸宜則萬姓以安百官以治和氣充積於上下斯福祿之受於天者亦無窮天人相因理固如此子孫蕃衍而多賢可以永保天命所謂福祿莫大焉法祖為人君繼治之首務不愆則無聰明亂舊章之失不忘則常有繼志述事之心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孟子亦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德之在身為威儀發於外為言語抑抑則謹密無失動容周旋罔不中禮秩秩則

審定有常教誠號令各當其時猶抑之詩所云
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訐謨定命遠猶辰告二者
乃令德之著見下文綱紀之根本也密於修己
又必公於用人一有私怨惡存於心則虛明之
鑑先有所累安能燭賢姦而不淆無怨無惡此
心廓然而大公由是因羣臣之才品各循其類
而衡量之大成大小成小所謂建官惟賢位事
惟能者此也君德既盛賢才衆多皇極建於上
政教行於下自然受福無疆而有以爲四方之
綱天下雖大總在統攝之中矣大曰綱小曰紀

於政治之大體既已總之而無遺卽節目之小
者亦必理之而不紊綱紀既立則大權歸一臣
下得以各盡其職而無紛更叢脞之虞所謂安
者非宴安之謂蓋和衷協恭心志皆定也在外
之百辟在內之卿士皆賴君而得其安自必各
懷忠盡咸知愛戴於上上言無怨無惡君推誠
以待下此言媚于天子臣盡誠以事君君臣之
間心孚志同如此豈非天地交泰之時乎然泰
之時人情習於久安易生偷惰自古帝王於極
盛之時每以怠荒爲戒惟持之以敬操之以勤

則綱常張而不弛君無逸而民乃逸所謂不解者又安不忘危保治之要道歟臣又按此篇之詩與虞書臯陶謨相類臯陶曰允迪厥德猶此詩言顯顯令德也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而下文敷陳九德皆詳述知人之事蓋非知人不足以安民此詩首言宜民宜人而率由羣匹燕及朋友亦詳言宜人蓋宜人正所以宜民乃智以成仁之事至於臯謨之戒逸欲崇兢業懋政事敬有土則皆不解于位之義也又大雅棫樸之篇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詩曰四方之綱繼

之曰之綱之紀唐韓愈言天下之安危視乎紀綱之理亂宋朱子謂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秉之宰執察以臺諫人主以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斯紀綱自正可見人君爲治之道在立紀綱立紀綱在任賢才賢才布於庶位綱紀張於四方天下國家永享昇平之福其卽此詩之旨也哉

詩經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監察御史 臣陳其疑

謝枋得曰不愆則無作聰明亂舊章之過不忘則常有繼志述事之心

彭執中曰舊章蓋成王周公制禮作樂秩然成章傳之萬世可以遵守

臣謹按典章者治天下之法也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法先王立法通天下而計之當輕當重宜緩宜急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故其法之

行也合乎天理當乎民心天下奉之而無失奕
世遵之而不謬此舊章之所以爲貴而書之垂
戒亂舊章者至切也乃世易而不能無偏而後
之欲補其偏者每用其心思以增其所不必增
時移而不能無弊而後之欲救其弊者每出其
智慮以易其所不可易自以補偏救弊之政超
於前人制作之上及屢變而屢有所不便而猶
以爲變之未善也夫豈變之未善哉先王之舊
章不可變耳詩之頌宜君宜王而歸之曰率由
舊章推其率由之本則曰不愆不忘夫不愆者

深知先王之法非後人心思之所能及而敬以
承之不敢忽舊章爲不可遵而改弦易轍以失
先王制作之精意不忘者深信先王之法非後
人智慮之所能周而恪以守之不敢疑舊章爲
有所遺而舉一廢百以失先王貽謀之令典如
是則知所循而不致過用其心思而無當於理
有所據而不致怠忽其智慮而有遺於事書之
言無作聰明亂舊章者必本於率自中其是之
謂歟孔子之告魯公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人
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是知先王之舊章未嘗

不可率由而後人之愆忘有以失之也語曰有治人無治法非謂先王之法不可以爲治也無人以舉之則良法美意總無益於民生得人以行之則故典遺章皆有裨於國計然則先王之制作雖可以爲萬世之遵守而非善繼善述之後人亦不克率由典常而有以彰其耿光大烈也董仲舒曰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創爲典章斟酌損益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及其弊也道之失耳率而由之則禮明樂備綱舉目張而天下無難理矣不然先王通天

下而計之後人就一節而改之徒失乎制作之意而自蹈於愆忘之咎豈所謂示民有常者耶

詩經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右中允臣朱良裘

序假樂嘉成王也集傳言有威儀聲譽之美又能無私怨惡以任衆賢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綱又言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不解于位以爲民所安息也

臣謹按唐韓愈有言曰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而察其脉之病否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而察其綱紀之理亂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綱紀而已矣綱紀之義大矣哉夫天下至大兆民至衆其勢紛其情渙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相維于不敝此非一手一足所能爲功而表端影正綱舉目張則自凡百辟卿士至於庶人皆視乎大君一人之身有以鼓舞而振興之旱麓之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又

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先儒謂綱紀卽作人之意人才作於國中則綱紀張於四外文王以壽考之年勉勉不已而賢才於以奮興政事於以修舉是可知人君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才卽所以經理天下之庶績而養羣生以和平之福者胥在乎是矣成王繼文王武王之序夙夜敬止日就月將懋學於緝熙單心於宥密所以養其在躬之清明者無少間隙故其發見於外者有抑抑之威儀秩秩之德音而一時之佛時仔肩示我德行者皆一心一德之儔有嘉德而無違

心故曰無怨無惡率由羣匹此綱紀所以振而
克受無疆之福也蓋人之元氣不存雖盛且壯
不足爲一身之福國之綱紀不立雖強且富不
足爲人君之福詩人以受福祝其君而繼之曰
四方之綱又繼之曰之綱之紀其意至深且遠
人君以一身托乎億兆臣民之上若日月之照
臨南朔東西皆其神明所貫注綱之舉於上者
元首明而股肱良紀之振於下者百工釐而庶
績熙此王道之成所以四達不悖而外有以極
規模之大內有以盡節目之詳者也夫樹之后

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凡以爲民也必百辟卿
士無一人不能於其官而後羣黎百姓無一夫
不獲其所惟綱紀旣立則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受大受小不淆其分職詳職要各盡其才於以
亮天工熙帝載君臣上下之間誠意交孚而忠
愛悱惻之情油然而生凡厥庶民皆得安其出
作入息之常遂其食德飲和之願是合天下臣
民之福爲一人之福其福寧有涯歟先儒又謂
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爲泰之時也
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故終之以不解于位

然則詩人之意卽虞廷載廢之意而維願綱紀
之張而不弛也乎抑臣聞之宋朱子之告其君
曰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
公賞罰之施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必宰執秉持
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而人主又以其
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
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
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旣正則天下之人各
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
賞罰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俗廉恥之風已

丕變矣又曰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
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
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
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也
又曰一二習見之臣上則蠱惑其君之心志使
其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
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瞽之鄙態下則招集士
大夫之嗜利無恥者彙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
援所惡則密行訾毀不惟壞天下之綱紀乃并
其君所以立綱紀者而壞之焉朱子之言其剴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七
切詳至如此然則詩人之以綱紀頌其君也其
意誠深且遠哉

詩經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
位民之攸暨

給事中 臣 汪櫛

臣 謹按國家之治主之者君輔君以出治者則
惟臣其道總不外於安民而已人君誠以安民
爲心則必奮大有爲之志氣率作興事慎憲省
成薄海內外無不在一人總理維繫之中勸農
課桑以厚其生通工惠商以利其用庠序學校
明倫立教以復其性凡設爲經制布之章程者

委曲周詳纖悉靡遺而朝廷之上一日二日萬
幾握要不煩而大綱畢張錯綜盡善而衆目備
舉上令而下行上作而下應朱子曰四方皆在
線索內牽着便動如是綱紀四方則所以貽民
之安者君皆有以任之矣於是輔理之臣共清
乃心各勤乃職兢兢業業時凜曠鰥無非推廣
九重之德意承宣一人之愷澤登斯民於仁壽
告厥成功坐臻上理故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
夫上下一心明良交慶君既有以燕其臣臣亦
有以媚於君將見外而百辟內而卿士莫不鼓

舞興起獻其媚茲焉媚之云者非阿意以順從
也亦非歌功而誦德也君心以養民爲急則竭
其誠求之力以仰合乎惠鮮懷保之思君心以
教民爲重則殫其敬敷之方以曲體乎匡直輔
翼之意要使四海之外八荒之內無一物不得
其所無一夫不被其澤以此言媚愛之至也敬
之至也忠順之至也顧泰交之世亦有疇咨同
德之朝尤勤惕厲天下之大寶曰位而守位曰
人居萬姓之上而任代天理物之責豈可一念
假滿一事玩愒哉惟以安民爲心卽以勤民爲

務終日乾乾不自暇逸抑抑者益慎其威儀秩
秩者益謹其德音無怨惡者益勉於率由單心
夙夜旣天位之維艱淬厲精神期帝位之不疚
則綱可常張紀可常理而天下之民亦永賴之
以休息矣豈徒燕及朋友而已哉此媚于天子
者必以不懈于位民之攸暨致其倦倦也觀詩
所以燕其臣下與臣所以媚其君上者舉不外
於安民則肅綱紀而率臣僚非卽所以延萬年
有道之長也乎

詩經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
位民之攸暨

監察御史臣周人驥

呂祖謙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爲
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
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也方嘉之又規之者
蓋臯陶賡歌之意也

臣謹按天生民而立之君固以生民之命特付
於一人而一人不能獨理於是立官以爲之臣

使分任治民之事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蓋言君臣之道皆以爲民必使民各得其所而後克盡乎其爲君無負乎其爲臣也使爲君者宵旰憂勤時時以民生爲念而爲之臣者不能仰承德意顧祇苟且塞責塗飾耳目視民間之疾苦漠然不關於其心則朝廷雖有善政之施而奉行不實利不果興害不果去澤不下究情不上通誠以所用之非其人也惟是君爲主而臣爲輔設君於用人行政之際或偏有成

見或信任不專卽有忠直公正體國愛民之臣建一議而人訾其非舉一事而多掣其肘將以顧忌之念阻任事之心而欲實政之及於民抑又難矣然則上下交而後德業成明良會而後庶事康君臣之相遇豈偶然哉詩所云燕及朋友非徒慶臣之賴君以安謂君有綱紀而臣乃得安其身以安斯民也所云不解于位民之攸墜非以安民之事專諉之君謂必君不解其綱紀而臣乃得修其安民之職也三復詩旨於稱願中寓規戒足見古君臣交儆之意至不解于

御覽經史講義卷十八
位一言尤千古爲君之炯鑑也古來願治之主
當其始莫不勵精久之治具已張見以爲不妨
稍逸則左右近習卽以聲色玩好窺其隙而中
之遂有不期解而自解者夫天下之疾苦皆一
人之志慮所周天下之才力亦一人之精神所
鼓一事解所失不止一事一時解其害不止一
時古帝王制治保邦兢兢業業惟預防夫解之
端力遏乎解之漸故朝廷之上鼓舞振興共相
翊贊此所以得民心而保天下歟

御覽經史講義卷十八

詩經

不解于位民之攸墜

編修 臣 林枝春



臣 謹按人君之位謂之天位言承天子民非以
位爲樂也易繫辭云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
位曰仁言如天好生必常厥德以保厥位也國
曷依依於民后非衆罔與守邦衆奚托托於上
思艱圖易民乃寧然則兢兢業業一息無敢康
者明王奉若天道撫臨兆民於是乎在而約而

言之聖學之所以慎終慮始不外此克勤無怠
謹小慎微之一心是則人主持心必以憂勤惕
厲爲要矣夫假樂之詩公尸所以答鳧鷖也當
是時君燕其臣臣媚其君一德泰交可稱極盛
乃_臣熟復其辭始舉其令德以明受祿之由繼
及其子孫以著申命之美終之以不懈則又歸
本王心而致其祈天永命之意其心卽卷阿矢
音之心也其義卽虞廷颺言之義也然則久安
長治總在克艱而無逸豐亨豫大勿忘儆戒而
綢繆詩人之旨可謂深切著明矣_臣聞人主圖

治震動恪恭奮厲於始者恒易強毅果斷維持
於後者爲難何則卽位之初志氣方銳百度維
新動必有功施易見德是以樂於有爲期其咸
理至數載以後綱紀旣已釐定臣民旣已服從
德化之所施惟在優游而漸漬之故其圖幾愈
微而得效漸寡自非度量過人足以大有爲之
主則識見稍狹必沾沾自喜而隘其經綸而志
願稍卑亦將悠忽苟安而漫爲退托於是鬪茸
無能者借安靜之名儉邪媚悅者進愛身之說
人主忽而不察久將信以爲然則懈心一萌百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八
爲日弛建功立業者雖知其有爲終苦其多事
直言極諫者雖無疵其建白之意終不使其拂
已之私於是乎水旱盜賊有不必盡聞觀逸遊
田有不能盡廢而其志荒矣欲民之受其福詎
可得乎夫事以漸而成而幾自微而著勤之易
而爲懈也必其敬之弛而爲肆敬之漸弛則強
者漸偷明者漸闇董子曰積善在身如長日加
益而人不及知也積惡在身如火銷膏而人不
及見也然則寢昌寢微語其極至於堯桀之分
而其間曾不容以髮亦奈之何不慎也臣聞室

穴蟻之隙則滔天之勢無自而成遏攸灼之燄
則燎原之憂無自而起謹言行之樞則千里之
外卽時而應人主九閭邃密儼若帝天而起居
嚙笑時或傳於小民之口無微不彰良可儆惕
此夙夜罔或不勤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大保奭
所爲歎息而言也亦在乎謹小慎微凜之又凜
而已夫一日萬幾天位至艱惟明哲之后能無
逸而乃逸故一饋十起禹所以興夏也昧爽丕
顯湯所以造商也不遑暇食文王所以肇周也
古之人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旦則考政

夕而糾虔天刑是則深宮燕處無非克艱天位之時若謂四方之耳目既周在廷之職業無曠不妨於清閒之燕暫一留連物玩陶寫性情不知此心有所係著卽非虛靈本體卽使天性高明見而不惑而可欲之事日陳於目前則抑畏之心難保其無替魏徵有言雖未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樂之將極漸不克終可爲深戒且徒耽外物不求義理喪志之累典籍猶然况竭百工財力僅以供耳目口體之所奉者哉旅獒之訓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

用物民乃足人主苟心存儉樸則宮室臺榭之飾皆屬虛糜志甘淡泊斯服食器用之外別無重寶有秉道畏義之誠則淫樂慝禮不足以撓其視聽凜宴安鳩毒之戒則徽言大訓無往不切於羹墻班朝治軍涖官行法無惰容則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可知也前巫後史宗祝瞽侑在左右則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可知也逮夫膏澤旁流太和洋溢農桑樂利之休歌詠太平永永勿替而民心洽天位鞏矣書曰允迪茲生民保厥居其卽攸暨之謂歟由是百辟卿士益效其

媚茲綱紀四方胥泯其怨惡上以答保佑申命
之隆下以綿子孫千億之祚皆自不懈之一念
基之矣抑洞酌之詩亦曰豈弟君子民之攸斲
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則可謂能休息斯民
矣幾有悅安強教之世而弗立隆於主德者乎
夫豈弟之君子卽假樂之君子其無安厥位錫
福庶民一也

詩經

不解于位民之攸斲

監察御史 臣 彭肇洙

臣謹按養尊處優之說此中世之臣所以諛悅
其君而古之人無是也古之人知天下不可宴
然而治而又不可恃天下之旣治而暫釋其憂
勤故持盈保泰之慮雖笙簧酒醴間猶相與詠
歌而不忘是以物阜民安其治遂臻於上理昔
者姬周當成康之世主聖而明臣賢而良綱紀
畢張刑措不用君若臣宜可以優游而無爲矣

及讀假樂之詩一時百辟卿士何愛君之深憂
民之切諄諄以不自暇豫之詞爲君勗也其曰
不解于位民之攸墜非其証與嘗試論之國家
不難於治而難於長保其治人君不難於勤而
難於刻守其勤當其海宇未清救寧未奏之日
雖中主猶知戒懼及其四方無事中外又安卽
聖主不免有侈心何者天下旣無憂警之虞而
又見國富民殷何求不遂漸覺九重之上宵衣
旰食苦於拘束而不情而蕩心佚志之場轉以
爲太平之盛事其後遂至於荒縱而不復計閭

閭之所安故懲宴安嚴隳惰聖若成康臣下猶
兢兢乎難之則可知天位維艱而民生之勞墜
誠視乎君而不可一息或懈也且夫民之勞墜
亦何常之有上之所見爲墜下之所見爲勞也
上之所見爲勞下之所見爲墜也人君無聲色
貨利之好則輸將墜人君無臺榭苑囿之娛則
繇役墜人君無虞田弋獵之樂則供張墜人君
無好大喜功之念則兵革墜是故勤率作力耕
桑胼手胝足而不言其况瘁者民之不自墜也
憂勤惕勵儆于有位夙夜不敢康則是君之所

以使民墾也民之墾由於君而君之所以使民
墾者由於不解故曰堯舜有爲人主之勤無爲
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爲人主之位
無爲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假樂之臣
工其知愛君矣是以成康保此道而太和翔洽
祿自天申其後宣王有中興之德而不慎厥終
故雅詩一變而不復正也

詩經

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

監察御史臣衛廷璞

臣謹按此周家一代田制所自始而八百年王
業所由開也周禮地官小司徒之職與遂人稻
人所經理皆端本於此而四語之中經制之詳
明推行之次第亦可細按焉度其隰原者猶審
其高下也治野之法遂溝洫澮皆以通水於川
要皆自高而趨下蓋居其民於皇澗過澗之間
水利可資因而限之以溝涂表之以封植使其

民通力合作計畝均分而制度以定然非酌其
高下之宜則無以定行水之道故必度隰原而
後可以徹田也夫古者資農以立國資水以溉
田黃帝經地設井禹盡力乎溝洫濬畎澮距川
其來舊矣公劉當播遷之始卽留心於此此其
規模固已宏遠矣且古人有可耕之田必有可
牧之地周禮所謂井牧也蓋六畜有所養而後
無傷於稼穡原隰之間牧事可興而田事愈治
然後自近而遠度山西之田而益廣之由是豳
人之居於此益大矣嘗聞昔人有言曰以水佐

耕者豐以水佐守者固古者內爲田廬外爲溝
洫使戎馬有限卽以伏險於順此地中有水所
以取象於師而齊之田畝不東所以塞乎晉謀
也公劉精心於治田故其民盡泉源之利而又
得防衛之資豳居之允荒也不亦宜哉厥後文
王本之以卽功周公遵之以定制卜世卜年卽
謂兆於此焉其亦可也

爾其然也其亦何也
王本之以明其國之政之以安其民也
昔也昔之資也昔之資也亦不亦宜也
也公也謀心也也田也其其也也也
以也然也明也而也之也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詩經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餽饘豈弟君子民之
父母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鬢豈弟君子
民之攸歸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漑豈弟
君子民之攸暨

編修臣竇光鼐

臣謹按泂酌詩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

親有德饗有道也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書曰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生之休戚其

氣機常與天命流通而往來相應惟有道德者

爲能成民而致力於神此洞酌之大義也輔廣
曰每章上三句有遠近相須彼此相益貴賤相
資之意故以爲興也蘇轍曰雖行潦之陋而無
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父母之於子也愛之
深故其爲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
爲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夫君子之於民亦
若是則已矣記曰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民
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
之所惡惡之此可謂民之父母矣其繼之曰民
之攸歸何也天下無欲離其父母之子也則天

下無能離君子之民也靈臺曰庶民子來此之
謂也旣來之則安之故以民之攸暨終焉何以
安之則仍安之以父母之心爾父母之於子未
有不至於無憾而卽安者也子之於父母亦未
有相處而不相安者也君子以父母自處而備
盡其鞠育之誠民各以子自處而相忘於怙恃
之德天保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安之至也羣
黎百姓徧爲爾德有道有德之孚也神之弔矣
詒爾多福皇天親之饗之也此詩三章之義進
而益深而豈弟君子終無異詞何也君子者道

德之極也皇建其有極而後斂錫有本會歸無
外風雨同好燠暘時若徹上徹下治明治幽胥
準諸此矣兆民允懷而帝命不違明信聿昭而
溪毛可薦書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
明德惟馨此可與詩序相証明者也顧此詩之
辭備極揄揚而序以爲戒何也曾鞏有言曰歌
其善者所以導其嚮慕興起之意因以防其怠
廢難久之情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
明之至知之盡也夫履極盛之勢而保之以戒
懼德惟日新道以時升將使萬世得以戴巍巍

履栗栗臭芳烈含甘實鏡純粹之至精流惠愷
於無極斯天下之上則已由斯以談則成周之
盛至今存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餼餽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詩經

少詹事 臣 張鵬翀

孔氏穎達曰公劉洞酌卷阿俱召公所作厚民之事人君之急務故先作公劉非有道德則不能愛民故又作洞酌欲王之修德行道也君雖有德不能獨治又作卷阿使王求賢用士也輔氏廣曰每章上三句有遠近相須彼此相益貴賤相資之意故以興下兩句

朱氏公遷曰此以小物之功用與大德之功用
明人君不可無豈弟之德也

臣謹按人君奉天子民有父母斯民之責父母
之愛其子無所不至人主之愛民必如父母之
愛其子始無愧爲民之父母然愛之不得其道
不免爲小惠小信而無以盡乎強教悅安之實
此澗酌之詩所爲惓惓於豈弟君子也夫以流
潦之微酌之於彼以挹其涓流注之於此以致
其澄潔尚足以資饔餼酒食之用祭祀燕享無
所不宜况以大君之德操挹注之權所爲哀多

益寡稱物平施使遠邇均沾上下各足豈特如
行潦之挹注而已乎顧挹注之權操之自上而
一有不得其宜不特小惠小信如行潦之細不
能沾漑卽欲竭其倉廩府庫以爲施濟而民終
不能遍被其澤者蓋非有道德以爲酌劑不能
明乎遠近相須彼此相益貴賤相資之理往往
顛倒失宜急遽無序欲以利民而適以爲厲者
有之矣惟有豈弟君子之德者豈以強教而非
示威弟以悅安而非示惠至誠愷惻之意流溢
於家人父子之間然後能施濟咸宜教養畢備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八
故惟豈弟君子始無愧爲民之父母也然人君
之爲民父母其愛則同而勢則遠於萬里不能
親泣民間而爲之挹注不得不授權於代爲挹
注之人自監司以至於州縣長吏皆是也而州
縣最親民間所恃爲父母者尤在州縣而自州
縣以達之天子其勢甚懸一有壅於上聞則疾
苦無由知而膏澤不下究甚者或掣其肘雖有
挹注之便袖手而不得施則所以宣上德而達
下情使挹注之適其宜者不尤在監司之得其
人乎今之監司惟督撫最重雖藩臬爲地方專

官率奉其意指耳處最重之勢而於民甚疎一
有不得其人則好惡任情爲害非細臣嘗論稍
申藩臬之權使得與督撫互相檢察以救偏重
之弊而於州縣之治務持大體勿責苛細俾得
從容就理斟酌適宜豈非遠近相須彼此相益
貴賤相資之道乎臣是以流連於召公澗酌之
言而彌覺其義蘊之無盡也夫以潢汙之水而
欲資酒食之用挹彼注茲其中有無限道理沉
靜者能之而淺躁者不能也廉平者能之而貪
恣者不能也忠信者能之而詐僞者不能也明

辨者能之而闇昧者不能也持以觀人亦足知吏治之大槩矣今之州縣豈少稽古愛民之良吏但令監司皆得其人善爲表率而無掣其肘循良之治必多可稱請令吏民表其實蹟得上史館采其尤著者褒顯之以風勵天下使互相觀感以成至治斯則挹注之宜操之自大君而有餘者矣臣竊有慮者食貨羸絀係生民大命方今海宇承平休養日久而閭閻不見盈溢之象倉庫時厯不足之虞平時僅足支持緩急恐無可恃是當酌盈劑虛以籌挹注之術而後可

以成州縣之善治也臣嘗讀唐書食貨志太宗

聽魏徵仁義之言貞觀四年斗米四錢外戶不

閉開元初政任姚崇宋璟海內富實斗米之價

錢十三青齊間斗纔三錢自後天子驕於佚樂

用不知節歲出之數常過所入於是錢穀之臣

始事腴刻羸餘競進以奉燕私卒至民物耗弊

天下蕭然夫明皇以一人之身勤儉而致富強

奢侈而成耗弊至耗弊之後乃事腴刻以供侈

費譬如挹潢潦之水灌以漏卮涓涓幾何涸竭

可俟耳寧得爲挹注之善術耶古者民有恒產

故無甚富甚貧今則貧富懸絕不可強齊均田
限田法雖可稱迫而行之徒足滋擾爲民父母
固不能挹彼之富以注此之貧然而勞農勸相
倡興勤儉使貧者得免饑寒教以睦婣獎其任
卹使富者不至驕侈此則良吏所能爲是亦挹
注之道也當今雖未見豐盈之象未至有耗匱
之虞惟是清心寡欲量入爲出省無益之費罷
不急之役自朝廷百職事以至監司郡縣皆仰
體爲民父母之意震動恪恭率作興事日計不
足月計有餘庶幾國用日充閭閻漸裕政平刑

措風俗還淳其斯爲挹注於不竭之原乎豈弟
君子民之父母斯足當強教悅安之實而無愧
矣

Blank columns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詩經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侍讀臣周玉章

臣謹按自古君臣合德之朝乃有拜手颺言之盛工虞水火極都俞吁咈於命官之時元首股肱合喜起明良於賡歌之下此後世歌詩之所由作而君臣倡和之有明徵也若夫遊觀之事聖王不廢岱宗衡華按方岳以周巡靈沼靈臺與辟廱而並建推之省耕以勤補助田獵以選

車徒無非上關國典下切民依豈第曰游目騁
懷極視聽之娛而已哉迨夫登涉所至作爲詩
歌或誌山川之靈秀或咏風物之恬熙或念歲
時之豐歉而憂喜互形或辨俗尚之貞淫而勸
懲並著或憶豐功偉烈而深思締造之艱難或
憫暑雨祁寒而周知閭閻之疾苦一唱三歎莫
非乾惕深衷依永和聲真覺神人協聽一時扈
從之臣授簡摘辭導揚盛美篤棊之心形於頌
禱諷咏之下間以箴規如召康公卷阿之詩其
大凡矣有卷者阿誌地也飄風自南紀時也豈

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敘事也

臣嘗受其

詩而讀焉旣以伴負優游極遊歌之樂卽以彌
性受命迓純嘏之常先公百神交儆于宥密圭
璋聞望綱紀乎四方鳳翹梧生多吉人亦多吉
士馮翼孝德媚天子亦媚庶人豈弟君子不憚
詞複言重矢詩不多無事鋪張揚厲因善歌繼
聲之中寓隨事納誨之意故成王非盤遊而康
公非虛譽也不幾與虞廷之賡歌比烈歟抑
臣謂不特遊觀也卽燕饗亦時有之傳曰享以訓
恭儉燕以示慈惠鹿鳴皇華蓼蕭湛露諸什君

所以燕其臣而天保頌其九如既醉備夫五福
又臣所以答其君善乎朱子之言曰君臣之分
嚴朝廷之禮敬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故先
王制為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蓋平日分職
課功無尺寸之地可寬而暫時酒醴笙簧俾堂
廉之分不隔優其禮益以厲爾官常聯其情愈
以生夫忠蓋由是詩以言志歌以永言必且上
如臯陶之載賡次亦如康公之遂歌於以鼓吹
休明贊襄鴻烈耀當時而傳後世誠盛事也他
若子虛上林雖意歸諷諫而究以藻繪為工詞

章之末無關要典唐太宗謂漢書載之為過也
宜哉

章之末無闕要與惠太宗時刻書

宜

詩經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

音

編修 臣王居正

朱子曰此詩舊說亦名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

臣謹按古帝王繼天立極而開一代有道之長

培萬年無疆之基者要惟是此心之兢業與百

爾臣工共相砥礪於無逸而後君德以端王猷

克茂焉顧憂勤惕厲千聖同揆而守成之時恒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八
嚴於創業蓋開國之初規模未定紀綱方新承
大統者方凜凜於天命之不易集人心之不易
聚賢才之不易得而遠大之謀成於刻勵此盛
治之所以開其先也若夫太平無事之時以三
光則得其明以四時則得其序以庶類則得其
所祖宗之積累至此而發其光氣運之培養至
此而煥其采是誠可樂者乎然天地盈虛與時
消息而治道之盛衰判於主志此古之聖王持
盈保泰朝乾夕惕恒慮之於極盛之時而有虞
所以有臯陶之賡歌有周所以有卷阿之矢音

也竊嘗取所矢之詩而繹之其大旨要不外乎
求賢以輔治而已思天眷之不易承也則首言
壽考福祿之盛以著受命之有本思君德之不
易成也則次言頤叩聞望之美以見親賢之有
益思君臣一心明良一德也則又言其相須甚
殷而相得益彰者以堅其側席旁求之誠其旨
切其詞婉言之者其有厚望歟獨是成王之時
果何時也耶考之竹書紀年成王三十三年游
卷阿斯時三監已去頑民已靖洛邑已成一統
太平故駐蹕卷阿君臣賦詩以鳴國家之盛所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八
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此其時乎然當時佐命諸臣已多凋謝而周公亦致政歸國是君心之敬肆人才之進退天下之安危治忽其機在此一時故召公作此以相規也誠以君心者萬化之原賢才者國家之本君心不可一日不敬不以太平游衍之時而可忽也賢才不可一日不進不以多士師濟之時而可緩也召公之隨事効忠因時納誨也如此其亦憂盛危明防微杜漸之意乎故曰慮之於極盛之時也抑又聞之范處義曰召公進戒曰求賢足矣必曰吉士吉

人何也周公作立政以告成王亦曰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蓋儉利之人常近於薄吉善之人常近於厚使人主於用人之際必求吉善之士而信任之雖其天資靜重不求赫赫之名誠足以壽風俗之脉爲國家之福也由斯言觀之周召之所以効忠於君者從可知矣而其所謂賢者亦從可識矣且天之立君以爲民也君之求賢亦以爲民也故馮翼孝德之士用以輔君德則爲良臣用以任民社則爲良牧易曰養賢以及萬民書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與召公

媚于天子媚于庶人之意互相發明乎夫成周之佐周名爲最而七月之篇推王業之根本所以端其始卷阿之歌勵君德之無逸所以謹其終二臣之納誨雖異而其致君於堯舜則一也此成王所以享宇宙太和之盛而爲有周八百年之令主歟後之君天下者不忘乎民因以不忘乎人才之進退則賢才輔而善人多一德成而天下治太和宇宙之盛庶幾再見於今日哉

詩經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編修_臣楊述曾

詩序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求賢用吉士也

_臣謹按鄭氏詩譜大雅生民下及卷阿成王之時詩也先生民以尊祖次行葦以仁厚美則有旣醉鳧鷖嘉樂戒則有公劉泂酌卷阿而求賢以自輔尤爲致治之本故卷阿一詩三致意焉_臣竊誦其辭而繹之卷阿屈曲有虛中之義喻

求賢之心也飄風長養有育物之功明求賢之用也伴奭爾游際閒暇之時蒞祿爾康享和平之福而歸之於彌爾性推之於媚庶人蓋人君之用賢也莫先於陶成德性莫大於愛養萬民古之聖王狗齊敦敏得於天者厚矣然必齋戒其心神明其德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猶恐出入之暇或有過差耳目所及或未周廣於是敬禮老成弼亮之臣與之從容講論慎選溫良端正之彥使之布列左右既有以漸摩其德義涵

養其性情復有以防其聞見之非節其嗜慾之過故能習與性長化與心成否則居崇高之位處豐豫之時百官奔走而惟恐或後萬方崇奉而所欲必得則驕淫之漸逸欲之萌皆得乘其間而中之其爲德性之累夫豈少哉至於民惟邦本凡爲上者未有不知愛養者也然所謂愛養者豈切切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煦育之以爲恩施濟之以爲澤哉得其人而理之則海宇乂安人民樂業不得其人而理之則或果於自用而措注非宜或頽墮委靡而奉行不力

本欲以興利而適滋其害本欲以除弊而益增其困紛紜叢脞既非治道所宜宣布施行徒飾聽觀之美於民何賴焉說命曰惟后非賢不義言君雖明聖不能獨治也立政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言惟吉善之人有以惠民也從來儉利之人以苛爲察以刻爲明矯飾外貌似是而非吉善之人天資靜重恂悞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誠使得吉善之人而任之則雖無赫赫之名殊異之績而慈祥愷惻之恩忠厚長者之道自足以培福祿之基綿仁壽之

脉其利賴豈止一時已哉君德日充民氣和樂土宇販章極九州之廣圭璋聞望爲四方之綱昭受上帝申命用休由是禮明樂備則鳳凰之雖喑鳴國家之盛此文章之事也觀光揚烈則車馬之庶閑任馳驅之用此克詰之備也求賢之用如此其廣用賢之效如此其大名公所以矢詩告誡歟抑臣又聞之小雅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其辭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夫君子卽馮翼孝德之人所謂吉人吉士也得之以引翼乎一已則百神主焉彌

爾性之謂也以引翼乎萬民則四方則焉媚庶
人之謂也德音不已保艾爾後則與顛顛印印
純嘏爾常之說有互相發明者宋臣曾鞏有云
二雅之作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
所以列之於經垂為世教也王者循類取稱本
隱之顯自足興道致治垂諸無窮豈徒比其聲
音播之絃管而已哉

詩經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
則

編修臣董邦達

孔穎達曰言有善行可以為憑依者有藝能可
以為輔翼者有至孝可以為感化者有大德可
以為軌訓者王當以此長尊之以此恒敬之得
此四等是樂易之君子可以四方為法則矣

臣謹按國家之用人臣子之事君以德為本以
才為末德可以統才才不可以槩德故周官司

士功詔祿能詔事久奠食必首之以德詔爵焉
其在書曰翁受敷施九德咸事則才在其中矣
而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亦曰六
德六行六藝先以德行不先以藝也夫行道而
有得於心之謂德古來純臣致主未有不本諸
躬行心得而惟以才華表見者今觀詩言馮則
倚仗之謂非德何以爲倚翼則輔助之謂非德
何以爲輔孝則德之本也百行之原也是馮翼
孝德分之異名合之實一德耳孔穎達以有翼
專屬之藝能則偏而不該矣當斯時壽考作人

之治化猶新鎬京辟雝之鐘鼓方盛而成王復
基命宥密緝熙單心以日就月將繼序思皇於
是人才輩出無不爭自濯磨迪德修行以儲朝
廷股肱心膂之用故後章所云圭璋聞望之美
彌性之驗也藹吉雝喈之盛馮翼孝德之材也
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從遊
矢詩蓋紀實也維時朝無不飭之紀綱野無不
同之風俗上下無間驩忻交通爲法於天下可
傳於萬世蓋成周之極盛庶幾乎賡歌喜起之
風矣古大臣之頌揚其君其知本哉後世人臣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八
宜何如其砥礪廉隅束身圭璧俾德優於才才
本於德實體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足以
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克副官材論辨之典始膺
引翼之選而不媿也而學校之中所爲陶冶而
成之者尤當以德行道藝樹之標準務使草野
之內具有經綸康濟之猷而不屑以辭華相尚
則所謂有馮有翼有孝有德者安在不如古哉
亦可知上之所取乎人材者在此而不在彼而
下之自勵其行以爲効用之地者本末輕重之
間辨之不可不早也

詩經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
則

編修 臣 張爲儀

朱子曰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修而四
方以爲則矣

呂祖謙曰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
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
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

臣謹按卷阿之篇序以爲召康公誠成王之作

其前數章先詳言受福之盛而此第五章則推原致福之本在乎君身而君身之修在得人以自輔也蓋人君以一身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所欲必得所爲必成則其志易滿其情易肆苟前後左右之人不能陳善閉邪以引君於當道則凡耽樂玩好之事其始特偶然行之耳繼且習爲固然日新月異有加無已縱耳目之欲以違起居之宜其所關於君德者非細故矣古之有聖王惟深鑒乎此故旣立三公以經邦論道又設師氏保氏以勸媿諫惡下逮侍御僕從罔非

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則匪僻之端不得乘隙以入縱或萬幾之餘偶爲遊觀以適意而心有所主斯伴負優游自喜樂不失其節所以君德日隆而四方咸奉爲則也三代以下如唐太宗宋仁宗皆史冊所稱賢主嘗考唐貞觀初年卽置宏文館精選文學之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暇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宋景祐元年置崇政殿說書日輪二人以備質問夫唐宋二宗德性雖由天授而學問之功其取資於諸臣者固不爲無補也且夫人主之學與常人

徐賢經史講義 卷十八
異何也常人之學期於通章句工文辭退則講道論德能訓迪子弟進則承流宣化能播政邦國如是已耳若人主則以一身任天下之重其事至蹟其幾至微其所以蔽之者又至巧而且衆苟徒恃一己之聰明而不能參伍以通其變執兩以用其中將意以爲仁而或流於姑息意以爲義而或流於苛刻蓋有失之毫釐謬以千里者故曰自用則小好問則裕此非若常人尋章摘句之學可以專門名家者也故必虛懷忘勢兼聽並觀審取馮翼孝德之臣崇其禮秩假

以顏色時復召對便殿與之從容講論則庶能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有以周知天下之情形而不爲所蔽在君身則收諸臣引翼之功在四方則沐大君豈弟之澤豈不盛哉在宋明道程子嘗告其君曰願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聖德又擇天下英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而伊川程子亦謂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故請謹選賢德之士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八
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以備訪問從容燕語
不獨漸磨德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日積
既久自然通達固皆卷阿此章之意也

詩經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
則

檢討 臣 齊召南

朱子曰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備而四
方以爲則矣此章以下乃言所以致上章福祿
之由也

臣謹按自古言治未有過於虞周者也虞廷賡
歌載在尙書周室矢音列於大雅千百世下誦
詩讀書者猶可以想見當日君臣之遇雖語有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八
繁簡體有質文辭有婉直而丁寧往復以規爲
頌當太平極盛之日皆兢兢乎有持盈保泰致
治無已之思詩書所稱若合符節書言敕命詩
言彌性敬天之學同也書言百工熙庶事康詩
言四方爲則爲綱勤民之政同也其所異者舜
歌喜起責難股肱臯陶賡明良責難元首詩惟
有名公矢音之詞耳然卽召公矢音以論所謂
顯顯卽卽如圭如璋者非卽元首之起與明乎
卽所謂有馮有翼有孝有德非卽股肱之喜與良
乎必有馮翼孝德之助然後君德備而福祿全

非卽舜所謂股肱喜而元首起乎馮翼孝德卽
吉士吉人之選亦卽臯陶陳九德所云彰厥有
常者也能引能翼爲上爲德而媚于天子爲下
爲民而媚于庶人此賢者之所能自必者也有
馮翼孝德而不以爲引爲翼多吉士吉人而不
使之命之此非賢者之所能自必者也惟君子
能用馮翼孝德而後收引翼之功能使吉士命
吉人而後獲媚天子媚庶人之益斯又豈非臯
陶所謂元首明而股肱良者乎故曰詩書所稱
若合符節也抑臣又有說焉周自文王天章雲

漢壽考作人武王燕翼詒謀保有厥士至於成
王周召作輔太公爲師畢公君陳康叔史佚之
倫穆穆布列樂正所教司徒所興司馬所論德
行道藝之士罔勿在位賢才衆盛千載一時詩
言馮翼孝德時固實有其人詩言以引以翼時
亦實有其事豈尚有吉人吉士伏處巖穴沉滯
下僚未及升庸者耶就使偶有一二其德其才
亦必不能與周召諸公並而召公猶復孜孜以
旁求俊乂爲成王勸古大臣虛懷若谷亟於得
賢爲國家久安長治之計至深且遠固如此乎

哉周公陳立政拳拳於三宅三俊之克宅克俊
且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此其
所以致周之治比美唐虞也歟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八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八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八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八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八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八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八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八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八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八

詩經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檢討臣胡澤潢

臣謹按天佑下民作之君白虎通曰君者羣下歸心也不擾匹夫匹婦謂之皇又爾雅釋言曰皇匡正也詩曰四國是皇是也史記正義曰德象天地曰帝仁義所往曰王皆君稱也而又稱君子者白虎通曰道德之稱也言能全備道德以作之極而四方胥會歸焉所謂則也則之立

不立視乎德之修不修而修德之要則在取人
以自輔孔子告哀公以爲政在人數語可謂約
而盡矣自堯舜以來經史所載頌揚主德未有
不言得人者凡其明目達聰迪知忱恂克知灼
見兢兢焉致難且慎者非但以羣策羣力備股
肱耳目之司實賴以啓心沃心示蕩平正直之
極也召公匡輔成王繼文武之盛當時侍御僕
從罔非正人猶以馮翼孝德爲規何也從來創
業難守成尤不易成王守成者也得人則德立
而四方是效失人則德隳而其盛難久故切切

焉以爲朝廷選建庶官而但得頤指氣使之輩
將日卽於怠惰恣肆非所以示表的於四方也
必日與嚴氣正性者居同慈祥篤實者處於以
感發善端涵養德性鎮其妄而消其邪日改月
化而風動之休不難坐致矣其曰馮者出入可
依也翼者左右有輔也孝則至性最篤德則宅
心最醇引如行之有導翼如飛之有羽惟馮翼
可爲引翼之資惟孝德可當馮翼之任惟引翼
乃可成君子所謂表端影正儀型不忒者也其
曰豈弟何也禮記曰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八
君子於嚴氣正性者而得豈於慈祥篤實者而得弟於以說安強教於四方皆引翼得人之效也御者駕齧膝乘旦之良周流八極萬里一息治者鑄干莫之劍水斷蛟龍陸剽犀革何則有其資者易爲功也馮翼孝德之於君子亦猶是矣獨是宣力必藉乎才若孝固德中所包舉者耳詩不以才德並稱而重言孝者蓋才德從古無分言者臯陶九德皆才也八元八凱之才皆德也言德而才在其中况孝爲百行之首求忠臣必於孝子故舉其重言之耳其先言純嘏福

厚而後言得人爲則者何與上智者言則直頌之或直規之禹臯益稷諸謨皆是也若上智而下姑先舉其效斯易入而樂從孔子之於哀公亦此意也此詩通體皆頌惟此節正告之後復以車馬之盛諷之以見人君本有得賢之資但患不求耳成王賢主也而召公規之若此可謂善成其君者夫子所以列之於雅歟

善其長也夫于以取之必難也
思不來其如王賢士也而公賦之
以車馬之盛賦之以貝入以本
亦其意也此詩既歸詩既歸
不故大舉其如也長夫而求
之與而賦之而年益也
賦而外言詩人欲以詩而與之

詩經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
則

檢討臣周孔從

朱子曰馮謂可為依者翼謂可為輔者孝謂能
事親者德謂得於己者引導其前也翼相其左
右也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修而四方
以為則矣

臣謹按卷阿之詩其前所敷陳者既極壽考福
祿之盛而此章歸本之論不外用賢以修德蓋

德為致福之原而賢為修德之助人君所宜加
意也今夫人之賢行至不一矣以其適於用者
而言謂之馮翼以其本於心者而言謂之孝德
呂祖謙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者
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自有以興起善端
涵養德性是即以孝德為可馮翼之人也然分
而論之忠諒可託心膂馮也才猷可任股肱翼
也善事其親斯有移忠之心有得於心斯具正
物之學孝與德也宋劉摯有云人才難得能否
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

實有餘次也是馮翼孝德各有可見之行即各
有奏效之實特患不舉而用之或淪棄於草野
或沉浮於下位雖有翼為明聽之能亦莫由自
表著耳以此知有之云者非任其有於下乃歸
其有於上也有之則必以為引焉更必以為翼
焉引者資其開導所謂示我周行引君當道也
翼者資其贊助所謂股肱惟人左右厥辟也夫
人主繼天立極法天行健廣廈之間細旃之上
所為朝乾乾而夕惕若者固自有懋昭厥德之
功非外假於臣鄰然要惟不自恃其聰明而廣

求乎賢哲使輔弼無非正人啓沃盡屬良佐斯君德修而皇極建明哲所以作則也其總歸之豈弟君子者何也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人君有豈弟之德又得賢人爲之輔佐以培養其仁厚之基推廣其仁愛之澤斯足副天地生物之心所以表儀型而作四方之則者在是所以承天眷而膺諸福之祥者亦在是矣可見人君莫要於修德修德莫要於用賢詩之頌文王者既述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以徵濟濟多士之盛而召康公復舉馮翼孝德勸勉成王則求賢自

輔洵君天下者之要務哉

詩經

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監察御史 臣 劉方藹

朱子曰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修而四方以為則矣乃所以致福祿之由也

臣謹按先儒謂治天下有則是聖王之所以範圍天下天下之所以受治於聖王者歸於則焉已矣自性命之微以及倫常之大制度品節之詳莫不各有不易之矩焉皆所謂則也蓋有物有則者君子與四方所同得於天者也順帝之

則君子所以法天有典有則君子所以法祖明
哲作則君子所以修身式和民則君子所以宜
民以斯知則之難言而爲則之不易君子不知
何如進德修業而始得此於民也且夫水不能
自爲方圓而方圓一視乎孟草不能自爲起伏
而起伏一視乎風君子於四方分相維也勢相
統也情相屬也性相感也其所以準繩規矩乎
四方者一視乎君子而况四方之廣四方之人
之衆風氣異宜質文異尚將使之一道同風羣
歸天則而欲君子以一人之心思耳目爲之普

徧周詳勢固有所不能而力亦有所不給是所
賴衆君子之羣策羣力宣上之德達下之情共
成一君子之豈弟使四方之人莫不各有一豈
弟君子在其心目中作之君作之師漸磨以仁
義陶淑以禮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
其宜使之遵道遵路而國不異政家不殊俗也
由是知先公之首皆爲則中之積德累仁也百
神爾主皆爲則中之上下皆有嘉德以薦馨香
也純嘏爾常皆爲則中之天不愛道地不愛寶
人不愛情也凡四方之是則是倣者莫不以豈

弟之心爲心以君子之品爲品則在性命而徧
爲爾德也則在倫常而五典克從也則在制度
品節而是訓是行四達不悖也豈不盛哉則夫
豈弟君子之所以必求衆君子列於庶位以廣
馮翼孝德於四方者端爲維民之則重焉爾

詩經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
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天
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編修臣張湄

朱子曰媚順愛也

謝枋得曰媚于天子愛君也媚于庶人爲王愛
其民也

輔廣曰此因時鳳凰之至而以興賢者之來集
也維君子使命謂委命於君一聽其使令也媚

于天子見賢者無勉強不得已之意媚于庶人見賢者有維持澹洽之德

臣謹按人臣之事君也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獻可替否而不容委蛇者道主乎敬其協恭和衷而無所矯拂者心主乎愛敬非愛則矜或至於爭而愛非敬則羣必流於黨故媚之爲言愛也人皆知之而朱子必訓曰順愛凡以情之無當於理者不得爲順順愛云者蓋本敬之道以行其愛之心者也以是言媚則媚于天子而上交不諂矣媚于庶人而下交不瀆矣媚天子者

愛君如愛父不獨將順爲愛卽有時匡救亦愛也媚庶人者愛民如愛子不獨戒休爲愛卽有時董威亦愛也非然則婦寺之愛姑息之愛其爲不敬莫大乎是豈馮翼孝德之人所敢出此哉且夫君者民之心民者君之體而使吾君與吾民上下歡欣交通於無間者多士引翼之力也是故欲媚於天子未有不媚庶人而能媚庶人卽所以媚天子其在書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此以媚天子者媚庶人也其在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以媚庶人者媚天子也然

而媚天子者維君子使媚庶人者亦維君子命
所謂奉揚仁風宣布德意人臣之道不過如地
之順承乎天而已地順承乎天乾坤所以成泰
交臣共令乎君明良所以稱一德在昔虞廷賡
喜起鳳凰來儀周室盈太和鳴鳳在郊志壹則
動氣觀物類之感召而知卷阿之咏與簫韶之
奏後先媲美若出一轍者信乎其在君臣之際
也

詩經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
萋離離喈喈

編修臣諸錦

毛萇傳云梧桐柔木也山東曰朝陽梧桐不生
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
天下和洽則鳳凰樂德

鄭元箋云鳳凰鳴於山脊之上者居高視下觀
可集止喻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梧桐生者
猶聖君出也生於朝陽者被溫仁之氣亦君德

也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葦葦萋
萋喻君德盛也雝雝喈喈喻民臣和協

臣謹按雝雝喈喈紀一時之鳳鳴如此以爲和
也析言鳳凰爲二統之則鳳凰一也王充必舉
禮記瑞應篇以相難雄者曰鳳雌曰凰雄鳴曰
卽卽雌鳴曰足足此聲異也聲審則形不同使
審同詩與禮異世傳鳳凰之鳴故將疑焉然荀
子又云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
凰樂帝之心矣是秋秋并鳳凰而言之也鄭箋
善矣王充所見殊細又此詩爲召公所作與尚

書君奭篇相表裏周公曰考造德不降我則鳴
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又曰天休滋至惟時二
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於丕
時是卽下章車馬招賢之意蓋自虞廷來儀之
後閱千有餘年乃得有此天休實係非常之瑞
得賢人以釀成太和之景運此老臣經國太平
長久之深衷非徒爲忻幸承奉之詞也毛鄭兩
家之外朱子未暢其旨故發明之

宋之伏宋平水御其計其發也之
其人之彩衣其衣其衣其衣其衣
其人之彩衣其衣其衣其衣其衣
其人之彩衣其衣其衣其衣其衣
其人之彩衣其衣其衣其衣其衣
其人之彩衣其衣其衣其衣其衣
其人之彩衣其衣其衣其衣其衣
其人之彩衣其衣其衣其衣其衣
其人之彩衣其衣其衣其衣其衣
其人之彩衣其衣其衣其衣其衣

詩經

詢于芻蕘

監察御史臣叢洞

臣謹按聖人經綸天地所以明察於倫物而貫
徹乎天人者惟其神靈之哲燭照於無外亦惟
其虛謙之懷諮訪於不遺也蓋恒人以一己之
知識為知識聖人以天下之聰明為聰明極天
下知能之理合而歸諸聖人廣大之天而諮諏
諮謀至不遺於匹夫匹婦之微則聖人之所取
者愈廣而所通者愈微此先民所以有詢于芻

循覽經史講義 卷十八
堯之言也稽古帝王明日達聰嘉言罔攸伏一時良弼碩輔以及百僚庶士濟濟贊襄各効忠欵裨益多矣卽有時清問下民博採輿論或亦當世之隱人君子出其卓見敬抒一得以備集思廣益之一助至於芻蕘至微至陋不過牧豎樵夫者流耳其人非有特識也其所稱道亦可意想而知也而且懇懇焉詢於其人何也今夫泰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聖人不遺邇言故能成其大昔者禹拜昌言設鐘鼓鞀鐸以來四方之士衛武公髦

而好學日求助於國人是以前古聖帝明王之廷雖瞽師工賈皆得脩其職事而納其忠欵誠以天生蒸民均有恒性不識不知亦順帝則芻蕘雖賤亦秉彝之人耳其心未必遂無知覺也其日用飲食之質所得行而著習而察者未必其盡夢夢也夫天命之真無物不體淺近之迹至道所存芻蕘者誠未堪以致其廣大而盡其精微而一物之所利一事之所宜得於父老之傳聞而成於技業之熟習意境親切之致有時聞人達士所不到者或爲山叟野老之所悉以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八
爲芻蕘而忽之竊恐勤懇訪道之心已有及有
不及矣是以先民之詢非必滯於芻蕘也而自
不遺乎芻蕘蓋天下理道之所寄以盛滿之懷
視之則無深之非淺以虛謙之懷取之又無淺
之非深自芻蕘而集之由芻蕘而通之無貴賤
無小大其聞見皆足以相益其心思皆足以相
資大其心以體天下之道卽虛其衷以求天下
之言大舜執兩用中而孜孜於邇言之察者此
物此志也

詩經

訐謨定命遠猶辰告

監察御史 臣 高景蕃

朱善曰謨之訐猶之遠自綱領上說所以立一
代之規模者也命之定告之辰所以爲一時之
政事者也

臣 謹按自昔聖帝明王之致治也必以可大可
久者立一代之紀綱而後能聯四海爲一家貞
萬年於一日而要其發號施令之際則又非苟
焉而已蓋二三非所以集事怠忽非所以圖功

惟人主德行備於厥躬則精神直貫於事後念
慮常燭於幾先其措之政令間者旣一成而不
易亦當可之謂時而游移叢脞之習舉不足以
中之斯以成可大可久之業而無難也何則德
見爲謨上自朝廷而下行草野類非一身一家
之計也億兆之生靈繫焉德見爲猷肇自創始
而迄於垂成更非一朝一夕之計也百世之不
基裕焉此豈猶夫近功淺效者可以苟且遷就
於其間耶必也體父乾母坤之義而爲經世宰
物之圖本朝乾夕惕之衷而爲必世百年之慮

利所在與天下共興之卽爲萬世開太平害所
在與天下共革之卽爲萬世杜隱禍訐謨也遠
猶也詎不足以立一代之紀綱哉顧三代以下
非無英君察后規模宏遠亦自有孜孜求治之
想而德行未純其始無審度之能其後有紛更
之擾抑或倦勤中止無肫懇誠至之思以告誡
於宮府內外間豈古聖王勵精圖治無逸艱難
之意也哉夫所謀旣大則號令自不得輕發一
令而朝行夕改不能訐謨者也所謀旣遠則丁
寧不得不切合不時而坐失機宜不能遠猶者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八
也其在書曰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
王心斯定命之謂也易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
行事又非辰告之意也與衛武公以此自儆所
由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灑
掃大而車馬戎兵必至此而慮無不周備無不
飭也庶幾哉聖人不泄邇不忘遠之盛心矣

詩經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監察御史 臣 馮鈐

臣 謹按天下有可潛之形而必無可諱之心人
心有自弛之境而斷無自昧之良大廷廣衆天
下屬耳目也幽獨隱微寸衷所默喻也地則有
分理無二致使岐而視之而心之緣以爲敬肆
邪正者又何可窮極哉衆著之頃畏指摘獨處
之餘無糾虔將易一境以微窺逾一時而遞變
向之儼然動罔不臧者靜而證焉直有前後若

御覽經史詩義 卷十八
出兩人者矣是第知檢點於昭昭之節而未嘗
警惕於冥冥之脩共覩共聞之地文飾有餘不
覩不聞之會操持不足若此者縱能逃乎物議
能無愧於屋漏耶性理觀物內篇謂人之善惡
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於
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又云人之神卽天地之
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慎乎爾室之中
正工夫喫緊之際故一舉念必凜其念之所從
來無論不善之念不可以告人不可以盟心爲
有愧也卽本屬善念或一時有爲而爲有激而

然斯世卽無從斥其隱而返觀內省遽詡詡然
自信其爲善可乎由是思愧愧正多矣夫人非
聖人亦安能渾然天理念慮之間有善無不善
哉要其隱隱自持以矢諸旦明者不可不常存
此愧心也故詩不曰無愧而曰尚不愧者誠以
知所愧或庶幾可以無愧苟不知所愧勢且憧
擾於中形役於外可愧之端日益積知愧之天
日益漓久而汨其本真彼其獨居爾室固未嘗
不俯仰泰然然而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試三復
於詩詞其又何以自安十目十手指視維嚴虎

尾春冰箴規倍切古之人勲業隆天壤而衾影
實凜四知大節在千秋而冰淵祇存方寸固有
確見乎心之不可出入而理之斷難寬假也書
曰無載爾爲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易
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禮曰執虛如執盈入
虛如有人自昔聖賢收斂身心鞭辟入裏特多
方著爲緊切之語垂誠後人言各有倫而有脊
理固同條而共貫焉耳

白詩其意等曰平由景思與野五交矣夫八非
然彼世鳴號於其間而影隨因自其附隨也

